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八十回 高平山騰蛟避仇 鄆城縣天錫折獄

話說當時楊騰蛟叫眾人取了繩索，將劉二四馬攢蹄捆了。那劉二已慢慢的暈了轉來。騰蛟對眾人道：「我姓楊，名騰蛟，南旺營人氏。因斬了梁山王定六、郝保四，建立軍功，蔡大師取我進京授職。不知為何，這兩個狗頭起意要將我謀害，我不能不結果他。今趁眾位在此，特留這個活口，一者與我做個干證，二者脫了眾位的干係。眾位休慌，我不肯攪亂了絲走，且借副紙筆來。」店小二忙去取來，放在面前。楊騰蛟道：「那位高鄰請執一執筆，替我寫寫。」眾人推出一位老者。那老者沒奈何，只得應道：「……老……老漢寫就是了。」楊騰蛟把刀擱在劉二的臉上，喝道：「你這廝因何起意要謀害我？不從實說，剝你一堆肉醬。」劉二哼道：「好漢，不干小人之事。蔡太師吩咐，要好漢的首級，送上樑山宋大王處，小人們不敢不依。小人再不敢做這歹事了，好漢高抬貴手，實因家有老母，時常有病，昨日曾對好漢說過，求饒狗命。」騰蛟道：「噢！你主人的老母，干你鳥事！」劉二道：「實不瞞好漢說，劉世讓是小人的親哥子，因要害好漢，喬扮做主人伴當。」騰蛟聽了，央那老者一句句依直寫了，教眾人都書了名，著了押。楊騰蛟把那供單看了一遍，又取出劉世讓的包袱，打開看時，只見幾件衣服，三百兩散碎銀子，並騰蛟贈的一百兩銀子，也原封不動在內。騰蛟又搜出蔡京與宋江那封信來，就燈下拆開看了，罵道：「奸賊焉敢如此！」遂把來揣入懷裡，另取紙自具親供，寫道：「具親供人楊騰蛟，本貫南旺營人，年三〇七歲，某年月日隨大軍征討梁山，斬賊將王定六、郝保四，建立軍功。詎料蔡京欲救其女婿梁世杰，差心腹劉世讓、劉二，將騰蛟誘至金銀寨地方，欲取楊騰蛟首級，獻於宋江。奸謀敗露，楊騰蛟知覺，將劉世讓登時殺死，遠颺走脫。並不干金銀寨店小二及一切鄰佑等人之事。現有劉二活口供單可質、所具親供是實。」

寫罷，便把自己行李收拾，牽了馬，提了大斧，預備要走。

眾人見這親供，又見他要去，一齊叫起苦來，道：「壯士，你方才說不害我們，今卻不與我們做主，我們便死也不敢放壯士去。」又對店小二道「這是你家的事，不要害別個。」騰蛟道：「胡說，不成我償這廝的狗命！有劉二的活口，我的親供在此，你們都洗得脫。」說罷，便取贈世讓的那一百兩銀子與眾人道：「這銀子原是我的，與你們做官司本錢夠了。餘外是他的，不干我事，不去動他。你們攔定不許我走，惱了我的性子，再砍幾個，我也仍就走了。」店小二磕頭搗蒜也似的道：「楊爺吩咐，怎敢不依。只是官府前怎容得小人分辨，說殺總是我們放走了兇手。」眾人都拜求不已。楊騰蛟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有了，我再與你們一個憑據。」便提了那開山大斧走出店來，叫眾人隨了出來，把火照著，去溪邊松樹裡揀了一顆拱門粗細的老松，掄開大斧，乒乒乓兵只得三五斧，那一顆松樹虎倒龍顛，往溪裡倒下去。眾人都吐出舌頭。楊騰蛟道：「官府來檢驗，把與他看。這松樹還吃不起我的鉞斧，何況你們的頭頸？」眾人都不敢則聲。騰蛟又道：「你們休要疑惑，我也是走得脫時落得走。我在前面探聽，如果累眾位吃層官司，分辨不脫，我再挺身投首不遲。蔡京這封信索性也送了你們，也好替我剖白。」眾人都拜謝。騰蛟提了斧，重複回眾人進店，指著劉二罵道：「我要救這一千人，造化你這直娘賊！」又索性把劉世讓的屍首剝成〇七八段。可惜那枝翡翠玉搔頭，在劉世讓身邊一齊剝碎了。楊騰蛟當時收拾起，便取了蔡京那枝令箭，點起燈籠，撲翻身拜謝了眾人，飛身上馬就走。眾人誰敢攔阻他，看他遠遠的去了。

楊騰蛟離了金銀寨，仍復往東，一路馬不停蹄，有路便走。五月天氣夜最短，看看曉星離地，東方發白，腹中好生饑餓。細認那個所在，已到了棲霞關熱鬧的地方，說道：「卻怎地岔出這裡？」又想到：「雖是雲總管有這言語，叫我去投奔他，只是此刻我已殺了人，追捕得緊急，須連累了他，不如你去。只是不投奔他，卻往那裡去托足安身？仔細思量，不如竟去投首，也落得出個好名聲。卻只可惜爹娘生我這副鋼筋鐵骨，又學成全身〇八件武藝，不曾與皇家出得半分氣力，不爭便這般罷休？」在馬上躊躇半晌，好生委決不下。

看看太陽離地，人家店面都漸次開了，只見左側一間生藥鋪，也下了排門，有人出來懸掛招牌。猛然記起一個人來，不覺笑道：「我呆麼，現放著鉅野縣我的知己好友徐溶夫。我同他幼年莫逆至交，此人義氣深重，必能救護我。近來他在高平山鄉賣藥度日，屢次有信來叫我去耍子，如今正好去探望他。只是他〇分貧困，我又怎好去累他。我想把這二百兩銀子幫助了他，在他那裡暫避幾時，再作道理，他也好了，我也好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便下馬去尋個吃食店，沽了兩角酒，切了三五斤牛肉。騰蛟問過賣道：「這裡到鉅野縣還有多少路？」過賣道：「進這棲霞關，往南走。順著官塘，六〇五里。」騰蛟道：「這裡到高平山鄉多少路？」過賣道：「這卻遠哩。你若到了鉅野，再到高平，還有五〇里；若不往鉅野轉，從孤雲汛分路，腳下去只得八〇餘里。」騰蛟問了備細，便會了錢鈔，騎馬到關上來。關尚未開，等了好歇，方才放炮開關。

那棲霞關是個險峻要害，堵御的將弁兵丁果然森嚴。少刻，一位將官坐出來放關。楊騰蛟下馬，捧著令箭，上前道：「蔡太師軍令，到城武縣公幹。」那將官連忙起身，請過令箭來驗了，見是真實，便問差官名姓。騰蛟捏造了個鬼名字。那將官便吩咐注了面貌冊。注畢。那將官拱一拱手道：「差官請。」楊騰蛟收回令箭，飛身上馬，倒提金釧斧，逕闖過關去了。那將官與眾人猜疑道：「這差官好古怪，既是奉大令，卻不叩關，直等我放他，又自己下馬，卻是何故？」

楊騰蛟騙過了棲霞關，奔上官塘大路，一氣走了四〇餘里，已到了孤雲汛。騰蛟問高平山的路，有人指引道：「往這小路上向東去再問。」騰蛟走了一程，想道：「我這般裝束礙眼，方才關上那將官只管朝我看，想是有甚破綻動疑，不如改扮了。」便開包袱取出那條單被，把令箭鉞斧齊包了，軍裝衣服都換下，方才慢慢的前進。一路都是鄉村小路，真是大路生在嘴邊，騰蛟陪著小心，見人便問，隨灣轉灣，到了高平山。只見萬樹蟬聲，夕陽西下。那楊騰蛟一抹地尋著了徐溶夫家裡，二人會面大喜，各訴離懷。自此以後，楊騰蛟便隱藏在徐溶夫家，不題。

再說金銀寨客店內一千人，見楊騰蛟去了，只得商量著人到南村去請張保正，邀他親來。原來那南村還有五里多路，店小二與眾人只得哀求劉二方便。劉二道：「你這廝們螃蟹把來放了，雞蛋倒把來縛了。我不曉得，我是苦主，見了官府，我有分辨處。」眾人越慌，又求夠多時，劉二方才道：「要我方便也容易，你們把楊騰蛟的親供，並勒我寫的供單，都燒了，只說他劫我的財帛，殺死我的哥子。你眾人來救，他已得賊逃脫。並把那一百兩銀子還了我。我便包你們都沒干係。」一個老者道：「且等保正來了商議。」劉二道：「你等既要我方便，須解放了我。」眾人怕他行兇，卻不敢便放。

正俄延著，只聽得門外人聲熱鬧，那張保正騎著馬，帶了〇幾個莊客到來，店外下馬。眾人一哄出來，把張保正圍住，備細訴說了。張保正道：「這一起無頭公案，你們須精細著。劉二這話由他不得，這知縣相公蓋青天，不是胡亂蒙混得的，一個顯了底，大家都洗不脫。劉二放刁，有我對付他。你且再把那親供另寫一副假的；這一百兩銀子大有關係，切不可與他。」眾人大喜，一齊到裡面。張保正叫解了繩索，放了他起來。原來那劉二吃楊騰蛟這一擲，左邊大腿擱脫了白，行立不得，店小二忙掇把椅子與他坐了。你看他還大刺刺的裝虎。那張保正板著臉道：「劉客官，你休要拿捏我們，不要倚仗著你是個苦主。你弟兄兩個行歹事，須知敗壞了，想在那個身上來翻本？我們無故為你拖累，口供便依了你的，那楊騰蛟一百兩銀子，你休妄想。就是你的，也要借我們用用。你不順從，就此刻送你上西天，教你回不得東京。我們左右只不過會了一場人命。」劉二見不是頭，便道：「你們既依了我的口供，我再說什麼。」張保正做個眼色，叫眾人把那兩張假口供，當他的面燒了。一面自具稟單，蓋了鈴記，叫人飛奔到鄆城縣去報官，天色已是大明。

卻說那鄆城縣知縣姓蓋，雙名天錫，祖貫汝南人氏。他父親曾任河北滄州太守，那年梁山泊宋江、吳用要收朱全上山，用計叫李逵殺死太守那個小衙內，便是蓋天錫的同胞兄弟。那太守捉拿朱全不得，後來接高唐州高廉移文，收捕柴進的老小，帶訊出殺小衙內一節，方知是吳用毒計。不干朱全之事。太守切齒痛恨，過得幾時，因老病告休，退歸林下，臨終吩咐天錫道：「吾生平愛賢

重士，自謂文教武功，略省一二，不能大得志，今日將死，這佩刀賜你。我看你日後必然發跡，梁山泊害你兄弟之仇，不可忘了。你有日能替朝廷出力，捉住吳用、李逵、柴進那廝，就把我這口刀剮那廝們，泄我一口無窮的怨氣。」天錫哭拜收了。三年服滿，由進士銓選山東鄆城縣知縣。那蓋天錫年方二□六歲。身長七尺五寸，論武藝也騎得劣馬，盤得硬弓，文才自不必說。獨有一件及不來的本領，最善長的是決獄斷案，不論什麼疑難訟事，經他的手無不昭雪，因此上人都呼他為「還魂包孝肅」。到得鄆城不久，便就興利除害，風清弊絕，吏民無不歡喜，又呼他做「蓋青天」。

那日蓋青天正升廳理事，忽接到張保正的稟報，說金銀寨有過客殺人、兇手在逃一起事件。蓋天錫見是命案，怎不當心，即標委案下縣尉，帶領了書吏衙役刑件，速往前去檢驗報來，並查兇手下落。當時那縣尉領了知縣的堂諭，帶了一干做公的飛奔到金銀寨來。到那客店內，將劉世讓的屍骸湊好，扛放平明所在，如法檢驗，一一填注了屍格。鄭縣尉喚齊眾人，將大概情形問了一番。眾人都說兇手楊騰蛟，武藝利害，膂力過人，眾人不能擒捉，吃他逃走了。又將砍倒的松樹指點與縣尉看，縣尉也是心驚。當時責令保正備棺木將劉世讓屍首浮封了，一面多派公人開具楊騰蛟腳色，四散查拿，天已將晚。縣尉將案內有名應訊之人，並劉世讓行李馬匹等物，一齊帶了，連夜回鄆城來。那劉二因閃了腿，行走不得，只得取扇門板抬了他。

次早，蓋天錫升廳，縣尉稟覆了退去。天錫將屍格供單著了，便喚劉二上來訊問。劉二道：「小人劉二，與劉世讓同胞兄弟。世讓是哥子。今年某月某日，蔡大師差哥子劉世讓，齎令箭往嘉祥縣提取楊騰蛟進京，小人同行，隨身帶有六百多兩銀子。取了楊騰蛟正身回程，五月初五日行至金銀寨客店，不料楊騰蛟見財頓起不良，乘小人等睡熟，將銀兩竊取，希圖逃走。吃哥子驚醒看見。當時吆喝，起身捕捉。騰蛟情急，擅敢行兇，殺死哥子世讓，打傷小人右腿，搶去銀子、令箭，即刻脫身逃走，眾人來救不及，求相公伸冤。」那蓋天錫看那劉二生得蠅頭鼠面，滿臉奸詐，已有五分瞧科，又聽他這番口供，一發動疑，又親驗了劉二的傷痕，當時叫帶過一邊，叫店小二一干鄰佑上來。店小二道：「小人在金銀寨，領公牌開設客寓。本月初五日，有東京差官劉世讓，又一軍官楊騰蛟，同著這伴當劉二，齊到小人處投宿。當日天晚，他三人俱在後面吃酒。小人同伙計在前面算賬未睡，忽聽後面喊叫，急去看時。見楊騰蛟已將劉世讓殺死。小人喊起鄰佑，怎奈楊騰蛟兇猛，捉他不得，他又砍倒松樹一株做樣，小人等害怕，不敢阻他，吃他走了。」眾鄰人也都這般說，又道：「實是小人等力弱畏死，不敢擒捉，並非故意放走兇手。」

蓋天錫聽了，叫張保正上來，問道：「這節事你必盡知底裡，有無別項情節，從實說來，不許隱瞞。」張保正道：「小人家離金銀寨五里，四鼓時分，店小二差人來報說，他店內有客人殺死人命的事。小人急忙奔到金銀寨，那楊騰蛟已逃走了。據劉二說，是楊騰蛟搶他的銀兩，殺死事主，拿贓在逃。小人亦曾再三盤問，劉二矢口不移。不知有無別項情節，求恩相研問劉二。」蓋天錫聽罷，忽然大怒，喝道：「虧你這廝充當保正！怎敢與眾人串就，欺瞞本縣？」張保正道：「小人怎敢欺……」天錫喝道：「你這廝還敢強！現放著縣尉檢驗屍格，劉世讓只有腰跨一傷與斬斷頭頸一傷是生前，其餘俱是死後，決不是一時砍的。我又驗劉二傷痕，見他手足腕上都有繩索捆傷痕跡，此是從何而來？眼見楊騰蛟不是一殺了人便走。至於搶銀一節，亦大有可疑，楊騰蛟既搶此銀，卻為何劉世讓包袱內，又剩此三百餘兩？他敢道嫌多，不好一總將去？顯然有別項情弊。你從五鼓候縣尉至日中，難道竟毫無風聲消息？便是劉二不肯說，這店小二一干人必有些在眼裡，他們豈肯瞞著你？你不實說，我先斥革了你的保正，再來斷你的腿。」張保正磕頭道：「恩相明鑒：小人如何識得到，只求細審原告。」天錫道：「你這廝還支吾推托。」吆喝皂隸：「整頓夾棒，先把這店小二夾起來！小二招了，不怕你這廝賴那裡去。」店小二慌了，大叫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人招也，招也！不干小人事……」遂把那楊騰蛟怎樣寫親供，劉二怎樣勒指，小人等不依他，又恐怕被他連累，一是一、二是二的都說了。張保正也磕頭道：「小人也教店小二等不許欺瞞相公，爭奈他們畏懼劉二誣扳，央求小人。小人一時不忍，徇著情依了。今被恩相勘出，罪該萬死。他現有憑據在此。」遂將楊騰蛟的親供並劉二的口供呈上，又說道：「楊騰蛟臨走，又留一百兩銀子，與眾人做官司本錢。小人等不敢擅受，一並呈驗。」蓋天錫看了道：「胡說！楊騰蛟正身在逃，這一面之詞何足為憑，眼見是你們得他這一百兩銀子，賣放了兇手。」張保正道：「恩相不信，現有蔡大師的書信，係楊騰蛟留下，現在店小二處。」店小二便把那書信呈上。

蓋天錫細看，認得是蔡京的親筆，圖書也不錯，暗付道：「楊騰蛟那廝，我也多聽人說他是個義士，殺了梁山賊目，投誠大軍。如果貪財忘義，何如仍向梁山？況且據說他武藝了得，並非走不脫，卻又留此一百兩銀子買贖什麼？那蔡京往往陷害平人，這節事必有蹊蹺。我且研訊過劉二。」便把張保正一干人隔開一邊，叫劉二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哥子在蔡大師手下做甚官職？」劉二道：「驍騎都尉。」天錫道：「他武藝如何？」劉二道：「卻也了得。」天錫道：「比你怎樣？」劉二道：「小人卻不及哥子。」天錫道：「你兩個人為何卻還對付他一人不過，反吃他殺人走脫？」劉二道：「楊騰蛟那廝，委實的猛異常，小人弟兄兩個都輸了。」天錫道：「他還是先傷你，先殺你哥子？」劉二道：「他先打壞小人，小人動彈不得，哥子一人敵他不過，被他害了。」天錫道：「他殺你哥子之後就走，還是俄延著？」劉二道：「他得了手便搶去銀兩、令箭走了，眾人也不攔他。」天錫道：「現在眾人都供你攔他不住，追上去吃他打壞；又說並不曾見有銀兩搶去，到底怎樣？」劉二道：「小人實是先被打壞，喊叫眾人，又都廝看，由他走了，搶去六百多兩銀子。眾人明明都看見，只因楊騰蛟就將一百兩送與眾人，所以眾人相幫他廝賴。」天錫道：「我也因追出這一百兩銀子，心中有疑，所以問你。是你的可認識？」劉二道：「為何不認識！」天錫就將這銀子與劉二，認定絲毫不錯。無錫道：「你二人從東京到嘉祥，來回盤纏，也用不到六百多銀子，不要是你浮開。日後捉住楊騰蛟，追贓不出，須是本縣的干係，你不要累我。」劉二道：「小人浮開什麼！這六百多兩銀子，是太師發出來彩買物件的，並這盤纏，一總在包袱內，怎說沒有？相公不信，現有太師是見證。」天錫道：「真個有，本縣怎好不與你追。只恐你將別樣銀子算在太師項下，不得不問個明白。」劉二道：「都是太師府裡領出的，都是內庫的銀兩，有甚兩樣出來？譬如相公的倉庫錢糧，恐怕也有甚兩樣？如今只求捉得兇手，諸事俱明白了。」天錫道：「你既被他先打壞，動不得，他然後搶銀子，你這手上的傷痕又是那個捆壞的？」劉二吃了一驚，半晌道：「這是那廝怕我不倒，又捆了我。」天錫道：「你這廝老大脫卯，自不識得。他捆你，少不得有一時半刻。你方才又說他搶了銀子，即刻就走，眾人救不及。你前言不對後語，現有你的口供在此，眾證確鑿，你自去看來！」便叫張保正一干人齊來質對，把那兩紙供單擲下去。

劉二暗自叫苦，方知著了眾人的道兒，便道：「小人不識字。」天錫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詐那裡去？」就叫書吏讀與他聽。劉二聽罷，叫起撞天屈來，道：「這是何人捏造的？又非我的親筆，又沒我的花押，怎便作得真？」眾人都道：「你老實認了罷，省得害別人。這蓋青天相公前，比你再高些的也漏不過。」劉二叫道：「你這廝們得了贓，賣放兇手，卻捏這字據陷我。」天錫道：「你這廝不用贓不贓，現在這一百兩銀子都是棋子塊兒，上有嘉祥縣軍餉的戳記，與你那三百餘兩內庫印子迥別，怎說不是兩樣？楊騰蛟既要搶劫，不好連包袱齊搶去，卻又留些還你？你這廝一虛百虛，不用強辯了。」劉二已是心怯，又請原銀看了看，道：「小人方才不看明白，這是景陽鎮總管雲天彪贈我們的盤費。」天錫大怒，喝令掌嘴。兩邊虎狼般的公人，一聲答應，一個上前綁了手，一個揪住頭髮，將頭按在膝蓋上，一個舉起黃牛皮的掌子，一聲呼喝，向那左邊面頰上足足的打了二□個大巴巴。劉二叫屈叫皇天道：「苦主這般吃虧！」天錫大怒道：「便活打殺你這狗才值什麼！」喝聲再打，掉轉頭來，右邊又是二□個，方才放了。只見滿口流血，那張臉湯泡屁股也似的紅腫起來。天錫道：「你既稱你哥子怎般了得，又有你相助，尚且近楊騰蛟不得，卻怎說這些老弱男女賣放他？還有一個憑據在此，莫非也是他們捏造的？」便把蔡京的原信擲下。劉二見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：「你既不去謀害人，無故自己的親弟兄，喬扮什麼主人伴當？包袱內帶這一大包蒙汗藥何用？你這廝狐假虎威，將蔡京來唬嚇本縣。本縣就先將你處了死，叫那蔡京識得我，不問你招不招！」原來宋朝的法律，待守令最寬，知縣官便治得人的死罪，所以蓋天錫敢說這話。當時劉二見堂訊利害，干證確鑿，又恐天錫認真做出來，理屈詞窮，抵賴不去，只得招認了，因說道：「實是奉上差遣，蓋不由己。哥子的冤枉，求相公伸理。」

天錫當堂錄了供，喚過押司來疊了文案；一面加緊責令公人，畫影圖形，嚴拿楊騰蛟。對張保正等一干人道：「叵耐爾等通同

欺瞞本縣，本當重責，姑念因人受累，又是熟審減刑之際，從寬豁免。日後休得如此！」眾人叩謝。就著張保正領了店小二一千人，回家保釋，再候呼喚。楊騰蛟的一百兩銀子封寄入庫。劉二著去城隍廟內安置，令醫士調治，令公人伴著他，行李盤纏馬匹俱發還收管。

不日，押司將申詳文案辦齊，天錫過了目，畫稿蓋印。那捕捉公人來稟：「楊騰蛟不見影跡。只有棲霞關面貌冊上開載。初六日卯時有一蔡太師的差官王福，奉著令箭過關，口稱到城武縣公幹，面貌、衣裝、馬匹、軍器，與所拿未獲之楊騰蛟符合無二。守關將官驗得令箭是實，放他過去。」天錫道：「多應那廝仗著令箭，撞關到城武、矩野一帶去了，移文過去，一同緝捉。我本為另有一起公事，正要上府，順便就親解了劉二去。」叫縣尉權理縣事，自己帶了護從，解劉二到曹州府來。不日到了曹州。

那曹州府知府張巒，平素最敬愛蓋天錫，上司下屬，可稱莫逆。當日蓋天錫見了張巒，參謁都畢。天錫稟到劉二這一起命案，將文書送上。張巒看了，便請天錫內廳敘坐，開言道：「這起案被蓋兄如此勘出，足見明察秋毫。只是依下官的愚見，卻照直辦不得。」天錫道：「若照劉二的原供，楊騰蛟是用強劫搶，殺死事主，獲到案時，照律定罪，應得斬決梟示。今照此真情議罪，楊騰蛟不過一時忿怒，擅殺有罪之人，尚到不得死罪。一輕一重，出入懸殊，若不照直辦，卑職怎敢，望太尊三思。」張巒道：「並非說不當如此辦。此中有老大礙手處，蓋兄且聽下官說這情由。」那張巒說出這段情由來，有分教：奸邪太師，反感知縣恩德；避難豪傑，直共日月爭光。詩云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斯之謂欽！